

失去的已然失去，
磨损的必将磨损，
伤痛只会随时间而趋于永恒，
得救怕只是遥远的梦，
一如儿时听风吟诵的歌谣。

张萌◎著

风 *Hayate* 中的歌谣



江西高校出版社

失去的已然失去，
磨损的必将磨损，
伤痛只会随时间而趋于永恒，
得救怕只是遥远的梦，
一如儿时听风吟诵的歌谣。

张萌◎著

风 Hayate 中的歌谣

江西高校出版社

7281730 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中的歌谣/张萌著.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81132-774-8

I. 风…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0494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政编码 330046
销售电话 (0791) 8505090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照 排 晶彩e族 图文干线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53千字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2-774-8
定 价 29.80元

晶彩e族 图文干线
JINGCAI E ZU TUWEN GANXIAN

前言

从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只麻雀，原因不得而知，怕是不中意这个时代。而麻雀自有麻雀的世界，自有麻雀的规则，自有麻雀的生活。可即便我在理念上成为了麻雀，却仍旧需以人的姿态活在世上，遵守人的规则。

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想将一些想法传达给别人。小说从2003年开始构思，却于今年年初才动笔，整整五年无法动笔。这期间我失去了包括朋友在内的很多东西，还有未能完成的约定，像是刻在化石上的伤痕，让我的心情久久未能平息。但失去的已然失去，磨损的必将磨损，伤痛只会随时间而趋于永恒，“得救”怕只是遥远的梦——一如儿时听风吟诵的歌谣。尽管如此，我仍想借小说证明我自身的存在，做人也好，麻雀也罢，想法总需要有的。

因为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必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若是侥幸能把我的心情传达出去，并取得一些读者的认可，那我再辛苦也值得。

好了，越写越长了，剩下的话让“未来的我”疾风去说吧，就此打住。是为序。

前言

从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只麻雀，原因不得而知，怕是不中意这个时代。而麻雀自有麻雀的世界，自有麻雀的规则，自有麻雀的生活。可即便我在理念上成为了麻雀，却仍旧需以人的姿态活在世上，遵守人的规则。

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想将一些想法传达给别人。小说从2003年开始构思，却于今年年初才动笔，整整五年无法动笔。这期间我失去了包括朋友在内的很多东西，还有未能完成的约定，像是刻在化石上的伤痕，让我的心情久久未能平息。但失去的已然失去，磨损的必将磨损，伤痛只会随时间而趋于永恒，“得救”怕只是遥远的梦——一如儿时听风吟诵的歌谣。尽管如此，我仍想借小说证明我自身的存在，做人也好，麻雀也罢，想法总需要有的。

因为这是我的第一部小说，必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若是侥幸能把我的心情传达出去，并取得一些读者的认可，那我再辛苦也值得。

好了，越写越长了，剩下的话让“未来的我”疾风去说吧，就此打住。是为序。



悖反之心与成长

——《风中的歌谣》推荐

文/远藤花谢

故事背景设定在未来一个叫做弥撒亚的自由之国，能力者、混成兽……设定繁复。

但黑白势力的交锋也好、各具磁场的能力者们精彩绝伦的秘技决斗也好，等等，都不是推荐这部小说的要素。

打动我的是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心灵的成长。

懦弱、犹豫、迷茫不安。

正如疾风的自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十三岁少年，“有些敏感，不喜喧嚣。但也不至变态或自闭。”尽管是实力难以估量的能力者，他的内心和所有普通的十几岁少年一样，懦弱、犹豫、迷茫不安。但也有想要守护的对象——赤瞳的拥有者、少女由里。

十岁时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守护由里，对自己的脆弱感到无力，他以为与真实的自我隔绝、与由里保持距离便可以表示坚强。三年后，他发现离开后与由里通信弥补了心中原有空白的同时也造成了更大的空白，他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而回到弥撒亚，实际上却是因为走投无路。

他在见到由里之前，欣喜而安心，却又困惑而恐惧。回到由里身边时，却看到曾经爱哭的由里已经变得温和坚强，站在了光芒之中——“由里的光芒让我温暖，但越接近那光芒，越能看清自己心中的黑暗，所以幸福才会有罪恶感，在光芒中我总想起诅咒，想起我不属于光芒这个事实。”

这感觉除了让他羞愧，也觉得有点嫉妒——“嫉妒被保护者的改变，恐惧失去保护者的资格。”

一次又一次的试炼、特训、演习直至真实的战斗——在黑白势力交锋时必须面对的强敌……

与同伴的比试时，疾风坦然说着：“我的力量是比不上你，但我想守护同伴的信念却并不输给你。”却很快发现由里的能力已经不逊于自己，他陷入另一重迷茫之中。



而由里真是一个光明温暖的少女，她告诉自我纠结的少年：“我确信你和我一样也一直在迷茫，我变强不是为了追赶你，而是再和你一起前进。”

命悬一线之际，疾风唤出了内心的“影”，似乎是叫“死神”，可能也不是叫“死神”。

关于疾风的悖反性，“影”是这么说的：“一方面追求某物，一方面又逃避着它。一方面想占有它，但同时又不愿占有它的全部。”

在与“影”的对话中，他一点一点面对了自己的内心，决定做回他自己，“哪怕绝望、迷茫、痛苦，都变成了实感也无所谓。”

他唤出“影”，就是为了确认自己的面对。

真我如此强大，他逆转战局，打败了强大的敌人。

也终于明白，他和由里，必须互相追赶，不断变强。他们之间不存在单方面的守护和牺牲。他们把对方看做与世界连接的“纽带”，有对方在就很安心。

就是这些，十几岁的时候能力再强又如何，谁不曾迷茫过纠结过？少年疾风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真实感与小说本身虚构题材之间那个和谐的点，让原本反感这种通篇被日式文化影响过深的风格的阅读者我，被悄然打动。

前半段是怀着吐槽之心在读，读到一半，深呼吸，摒弃杂念，将文档拖到最开始，决定改变心态重读一遍。

没办法，这只麻雀披着伪日式的外衣，却实实在在地让我的心为之牵动。

重读的过程中，更清晰地感受到少女由里的气场。

“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想你是值得信赖的，就像我从未想过为什么要信任哥哥一样。”

——因为本能，她就可以毫无顾虑地信赖疾风。

正如他们的出云老师说的：“她曾因善良和怯懦受人欺负，但在同伴的帮助下，她变得开朗，坚强。最重要的是，她始终深爱这个世界，甚至深爱那些曾经不理解、欺负过她的人。她想守护他们。”

原本因为疾风频繁的大段自白而显得存在感有些薄弱的由里，在出云的华丽介绍之下，突然有种“由里才是最重要的存在”的感觉。七岁的由里说疾风是可靠的，十岁的由里说疾风你要变强，十三岁的由里说疾风身上有种出类拔萃的东西，她在黑暗中和疾风约定一起回弥撒亚……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少女一直在疾风身边，信赖他、鼓励他，并且毫不吝啬地肯定他的成长，才能造就那样一个真正坚强起来的疾风吧。

十三岁的少年还不懂得的感情，在生死与共的默契之后觉醒了：“照此下去我势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几年或几秒后喜欢上由里——作为恋人喜欢。”

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才是爱情萌生该有的契机，以及正好的年纪。

疾风和由里少年时的羁绊告一段落。这庞大背景之下，还有其他很多各领风骚的人物会陆续以主角身份登场吧。在给了这两个孩子过多的关注的同时，也去好好关注一下黑白势力的种种前因后果，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绝技乱斗，也很精彩。



以下摘出几段喜欢的話。这部小说里有意思的话还有很多，读的过程中，一不留神就会被吸进去，小心了。

虽然我们没有许多想要的糖果，但我们可以吃新鲜、干净的微风，喝美丽、桃色的朝阳。

——由里

我或许错过了十年难得一见的美景，只为了凝视随时都有机会看到的由里的侧脸。不过我却丝毫不觉得不妥，一百年后的日出应该依然是日出，由里的侧脸在我眼中却千变万化。

——疾风

我啊，喜欢感受世界。春日的微风，夏季的雨，冬天的雪花，花的味道，泥土的味道，便利店里果汁的味道，甚至是电车里的烟味儿……这些全都化成了某种感受，让我喜欢得不得了。有时我会傻傻的觉得，是不是只有我才能感受到它们的可爱呢，感受到这种快乐。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种感觉……

——由里

弥撒亚的下午茶

小草在地面寻找伴侣，树木在天空独享寂寞

一切都将步入正轨，事物将会朝好的方面变革，只要一切顺利的话。

莫不是会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发生？我不由自主地想。我们相识七年，一度无话不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互相沟通，一吐心中块垒，为了将某种行将断裂的联系重新予以修复，会有什么不妥？

归根结底还是紧张啊。

“那么……关于理解有何高见？”我用愉悦的语气问。

“理解啊……”她莞尔一笑，似乎已经察觉到什么，凝神等着我的下文。这其实是个设问，瞒不了她。

她的眼睛……在有活力时宛如红宝石般耀眼，但我更喜欢现在她凝神时的样子——双眼变成了两汪秋水，似乎一阵微风都能使她的眼睛泛起波纹。

“我想多少类似于舞者，街舞者。”我略一沉吟。“比如池田菊一，就是那位舞蹈家——那位被称为黑历史后最伟大的舞蹈天才。他为了能跳自己喜爱的街舞而放弃了一切，原本是个贵族子弟，有数十亿的家产。虽说现在已经是知名的舞者，但挣的钱依旧无法和当年相比，住在比先前破得多的房子中。家人几乎不再和他联系，以前的女友也离他而去，可他依然乐在其中，不停跳舞。想必你也听过他的故事。”

“我知道他。”她若有所思，“我也很喜欢看他跳舞来着，若是没有梦想作支持，怕是很难坚持得住。”

“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人理解他。我不是指‘粉丝’们，说实话，我觉得大部分‘粉丝’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偶像，他们所知道的只是类似数据一般的东西。”

“完全同意。”她很少直接发表意见，想不到这次回答得格外干脆。

“所谓理解，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完全的了解，明了，拥有包括动机在内的一切资料。表达不好，总之就是明白他为什么放弃优裕的生活而去跳舞，每个细节都明白。也可以放下自己的一切去陪他一起跳，

如果愿意的话。”我拿起饮料喝了一口——美味的热可可。她也一样，其姿态与其说是优雅倒不如用“自然”形容来得贴切。单看在眼里就令人舒心。“另一种是不明白他这么做的动机——为什么那么喜欢街舞？但却支持他，把他为了街舞而放弃一切的行为作为单纯的结果全盘接纳，并予以支持，也就是说……类似尊重。虽不完全明了，但仍是义无反顾的尊重。”

她微微一笑，笑得如此单纯，却又似乎包含了无数意义。

“觉得哪种更好？”她轻声问。

“不好说。先不谈理解，能够完全知晓对方所想，只这一点，在我看来就不大可能。虽然我希求着理解，但若是毫无保留，那感觉或许是相当可怕的，好像在被扒光扔到大街上似的。”

“不喜欢？”她哑然失笑。

“不大喜欢。若是在了解的基础上理解，自然是好，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有些不现实。即便在童话里，精通读心术的也大多不是好人吧？若是绝对的理解是神给予人的恩赐，那我觉得人类似乎还不具备接受它的资格。”我挠了挠头，“其实恐怕没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有些偏颇。但我们毕竟还只是孩子嘛。”

她似乎对我的想法感到吃惊，又带有几分中意。

“不知这么想对不对，”她又恢复了小心翼翼的状态，“基于尊重的理解，才是现阶段理解的真正形态，不求明了，但求理解。否则便是窥视，或虚伪的装相？”

冰雪聪明，一针见血。

“正是。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很奇怪的想法吧？可我真的认为从感觉上理解远比从逻辑上理解来得纯粹。那是……灵魂之间无言的交流。‘什么也不用说，我全明白，虽然无法用语言表达，更无法转化为合理的解释，但我明白的。’我所追求的大抵是这种理解——地道的理解。”

VOL.0

來客

记忆中的美好往往是幻想，但就算是幻想，也如此美好

圣历137年，弥撒亚首都弥撒亚城，微风夹杂着春天的气息抚过人们的脸庞。位于市中心的苍月学园馆里，教师们正在极为先进的教室中进行授课。“大灾厄”已过去千年，黑历史让人们忘记了太多东西；横行的异化兽使人们从小就要经历严格的训练；气候的恶化与能源问题让刚刚从12年前苍月战争中回复的世界局势再一次面临动荡；然而无论如何，人们还是幸福的——“能力者”作为新时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借由公会的力量与政府进行合作，从而保障人们的幸福得以长存。“苍月学园馆”作为弥撒亚能力者公会的专属学院，自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因此，圣历011年秋，经历了七年战乱的天照帝国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在起义军领袖秋山龙马等人的领导下连奏凯歌，只用了不到百日就彻底推翻了当时的右翼政府，天照帝国从此覆灭；之后建立起来的就是今天自由之国弥撒亚的前身。”平岚合上课本，将相关的视频资料传输到了学生们自带的电脑上。

“今天的领带似乎也打歪了啊，会被那家伙教训吧。”平岚暗想，“不过学生们听得还算认真，省了不少力气。”下课铃响后，平岚习惯性地扶了扶眼镜，向学生们布置了作业并与他们一同走出教室。

“呦，今天领带也打歪了啊！不行啊不行。面对初中部的学生要注意仪表，我告诉你好多遍啦。”一连串声音不大但却刺耳的批评从脑后突然传来。

“你这家伙。”平岚头都不回的向身后踢出一脚。“哎呀哎呀，速度力量都那么完美，你想闹出人命啊。”声音的主人敏捷地避开攻击后用随意的口气抱怨道，“太过分了吧，在学生面前乱用暴力。”

“还不是被你逼的，每天都从背后突然发出这种吓人的声音，别太过分啊，庆次郎。”

平岚回过头来看着自己的朋友：二十六七的年纪，火红色的头发犹如鸟巢般顶在头上，健壮结实的身體，胡茬虽然不长却有些杂乱；没有打领带，工作服拎在肩后，身上的衬衫也皱皱巴巴的。



“唉，穿成这样还有脸说我，不打你几拳都对不起你。”

“喂喂，不会真生气了吧，”庆次郎笑着摊开双手，努力使自己看上去既无辜又无奈。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太不懂得尊重前辈了。我可是格斗教员，本来就要使自己显得洒脱一些嘛。”

“明明只比我大两岁……喂，你们几个快回去吧，明天还有特训哪。”平岚对看热闹的学生说道。学生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看两位老师斗嘴，边笑边走地离开了。

“你每次都害我在学生面前丢脸，真受不了。”平岚整了整衣襟朝办公室走去，庆次郎紧随其后。

“好，好，我错了，说真格的，这届学生们怎么样啊？”

“学业还是战斗？”

“废话，战斗还用问你？”

“我教的这两个班成绩还都说得过去，特别是那个岳羽龙光，无论是头脑和战力都令人吃惊。见习通过后应该直接会被给予C+以上的阶级吧。”

“C+级啊……有几年没有过这样的天才了。”庆次郎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那，对那个，少辅的评价呢？”

“哼，早知道你最后还得问他。你又不是他的指导者，千秋还没急你急什么？”

“喂喂，你可不能因为龙光是自己的下属，就在最终测试时偏向他啊！”

“你自己不也是委员吗？带着这种情绪，做出不公评定的人怕是你吧。”平岚不无嘲讽的笑道。“说实话，宫野少辅的战斗素养的确很高，但战术能力和学习成绩……怎么说呢，还以为千秋上学时的成绩就够惨的了……”

“但是啊！千秋现在不也是被称为天才的人了吗！以17岁的年纪就进入公会成为准A级能力者，比你这‘谋之医师’还强，不是吗？”



“这我知道。”平岚不紧不慢地点了支烟，瞬间一股香草和薄荷的混合气味弥漫开来，淡淡的烟圈使他的蓝发看上去有些发灰。“来一支？”

“算了吧，我可不想抽这怪东西。你就没有点正常的烟么？”庆次郎拒绝的毫不犹豫。

“这不是烟，是我自己做的‘保健品’。抽烟早晚会害死你的，用这个戒掉吧。”

“我才不要，别岔开话题啊！”

“好吧，死了可别怪我。千秋能与武一起以A级评价进入公会，一来是他们年少时战乱还没有结束，千秋6岁时就已经活跃于战场，积累的实战经验完全能弥补学习能力方面的不足；二来是4年前的那个事件中千秋与武立下了大功，所以才能顺利以准A级能力者的身份进入公会。少辅可以吗？现在给他过高评价的话会害死他的！”

“嗯……”庆次郎似乎想说些什么，但终于没有出声。过了几秒才恢复了爽朗的表情。“唉，说不过你，少辅那家伙恐怕是生不逢时啊。对了，千秋那家伙在哪啊？今天安保部例会上没见他人啊？”

“他请假去机场了吧，跟武一起。”

“啊？机场？”

“你最近工作太多了吧，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啊！”庆次郎微笑着道“还真是忙晕了呢，今天那是那小家伙从法国回来的日子嘛。”

“准确的说已经不是‘小家伙’了，毕竟已经过去四年了。”

“哈哈，应该比少辅还大一点啊，时间真是快呢。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平岚刚想答应，自己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瞥了一眼号码，迅速将“烟”掐灭甩进垃圾箱中，接听起电话来。

“嗯，好的，明白了。”他用非常事务性的语气答道。

“任务？”庆次郎对放下电话的平岚问道。



“没错，庆次郎，麻烦你去找一下水树，让她替我向学院说一下，十分钟后公会见。”

“还有我的份么？”

“不只是你，还有千秋和武。”

“搞什么，这个时候？”

“我也感到很意外啊！”平岚无奈地抱怨道“可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这是工作，整个第八中队都出动了。”

“……我明白了，我去找水树。千秋那边就拜托你了。”说完，庆次郎身形一晃便没了踪影。

“唉，这个时候打来电话一定是很麻烦的任务吧，又得辛苦了。”平岚摇了摇头。

VOL.1

疾風

还记得吗？我们在风中立下的约定

弥撒亚国际机场作为新天照城中最大的机场今天也格外忙碌。

“抱歉，是17号旅客么？打扰您一下，有您的即时讯息。”机场工作服务员惠子礼貌地说。似乎是考虑到对方还是个少年，语气格外和蔼。

“啊，麻烦您了。”正在四处张望的少年尽管看上去颇为困扰，还是回以了一个同样礼貌的微笑。他看上去有十四五岁，随身只带了很小的行李包。一头整齐的金发如雏鸟的绒毛，海水般清澈的双眼中似乎暗藏着淡淡的忧郁，加之清秀的面容，虽然略显稚嫩但也足以让女性为之心动了。

“即时讯息”是机场为了方便旅客而与弥撒亚政府联合推出的便民项目，因为飞机上无法使用手机，机场内的信号又不是很好，许多旅客无法与因突然情况而无法前来接站的家人取得联系。如今接站人只需将短信及收信人的入境编号发送至指定地址，便可通过政府专用线路快速传至机场，并由机场交予收件人。

虽然早听过这种人性化服务，却没想到这么快就受它照顾。怀着不安的心情，少年从惠子手里接过接收终端并迅速输入了自己的过境ID，信息的内容跃然眼前。

惠子理所应当地站在无法看到信息的位置，但当他看到少年一脸沮丧时，不禁走上前去。

“终端给您，麻烦您了。”看到惠子走来的少年勉强露出笑容将接收终端双手递了过去。

“不行呢，这样可不好啊。”身材高挑的惠子蹲下身来，和气的望着少年，一字一顿的说道。“这样不行。”

“哎……”少年被惠子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就对了。”惠子开心地笑道。“小孩子就应该有小孩子的样。”

“小孩子……”



“是啊，客人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那个……十三岁吧。”少年犹豫了片刻后说道。

“十三岁的话就是孩子啊，孩子应该是无忧无虑天真活泼的。可是客人你啊一脸的忧郁不说，说话也过于客气了。”惠子的表情严肃起来。“有礼貌是好事，但要像其他孩子一样开心才好啊。”

“实在抱歉。”在看到惠子不满的目光后，少年随即改口，“不，那个，对不起……”

“唉，没办法。似乎已经成习惯了啊。那么，客人你要不要搭便车呢？”

“……”

“别那么吃惊啊。你的家人有事不能来接你了对吧？”

“……原来如此，是从我的表情判断的么？”

“哈哈，怎么说我也在机场工作五年了。再者，即时信息十之八九传达的都是这种事。”

“但您还在工作吧？”

“实际上把终端送回后我就该下班了，没有家人来接很困扰吧，你要去哪呢？或许我们顺路也说不定啊。”

“这样好么，这么麻烦您。”

“……”

“啊，我是说，麻烦你了。”少年慌忙用听上去爽快一些的语气回答。

“嗯，这就对了。”惠子满意的笑了。“那么要去哪里呢，小朋友？”

“叫我疾风就好了。”少年不好意思的说道。

“好的。”惠子看到他的窘态忍不住笑了起来，片刻之后才说道，“我叫惠子，请多关照啦，疾风小朋友。”

“……叫我疾风就好了。”

同一时间，弥撒亚能力者公会作战会议厅